

常见的短视频里,游客在英国皇家骑兵卫队的岗哨前,凑过去跟卫士和战马合影,稍许靠近些,遭卫兵呵责,一声怪吼,那马也跟着鼻孔出气。游客吓得不敢。疑似过了哨位警戒线。这是我最低愿意看到的有关马的一幕。

我十分留意那些可以看到马的地儿,也是旅游景点。乡里人牵来两匹马,拴在树下,一匹是白马,另一匹也是白马;马儿高大,立姿挺拔。乡里人说,那马儿,是乡邻用来做婚庆的,接新娘子,相当于城市里的婚车凯迪拉克。岁末迎新,逢马年,旅游景点骑马拍照的生意好,主人就让这马儿来加班。照例对马儿照顾得甚是周到,养马千日,用马一时。

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,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。我不是伯乐,但我真的喜欢看马。

最具观赏性的是马术比赛中的“盛装舞步”。那马看似踱步、快步、小碎步,步步赏心而悦目,原地旋转,横向运动,充满动感和韵律。

有很多与马儿有关的舞蹈。早期的歌舞——展现草原上的小青年见到毛主席,歌声和舞姿便是一路骑马,嚼儿嚼儿地往北京而去。电影《芳华》,重温舞蹈《草原女民兵》。那开场,昂首勒马,身子随着高挑的马前倾后仰,令一代文艺青年老泪纵横。其实,当年更出挑的是总政歌舞团的舞蹈《战马嘶

看马

程小莹

鸣》,以军人驯服烈马为叙事——实在的人与虚拟的马儿,展现人与马儿的互动,一匹活生生的、性格暴烈的骏马由此而生。

关于马儿的音乐,余音绕梁。电影《沸腾的群山》插曲《支援矿山运木材》,又名《扬鞭催马奔向前》,由当年著名男女声二重唱张振富、耿莲凤演唱。歌词“一挂挂爬犁飞驰在茫茫的雪原”,冰雪封山下的马车,伴随东北二人转曲调,前奏以扬琴模拟马蹄声,间奏中,加入手风琴营造紧张氛围。同样赶马车的,更出名的是电影《青松岭》,一曲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——“长鞭哎,那个一呀甩甩”,一路便是马蹄儿响来马铃儿叮当。这种以乐队与歌唱的音型,勾勒出撒欢驰骋的动感,唯有马儿。

笛子独奏是一个变奏,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的引子部分,笛子的长颤音着意模仿骏马嘶鸣,乐队伴奏急促跟进,足以表达一派忙碌的运粮景象。

马儿是有故事的。我自小喜马,跟打仗的故事有关。古代“三国”,动辄将军“策马而去”,或者将敌“斩于马下”;最著名的是“赤兔”,从吕布那儿流落到曹操这里,再送给关羽。曹操曾送关羽美女十人,关羽不露声色;

来了“赤兔”,脸色大好。曹操喜欢送马,给刘备的卢马。伯乐的《相马经》记载:“的卢,马白额入口至齿者,名曰榆雁,一名的卢。奴乘客死,主乘弃市,凶马也。”刘备被蔡瑁追杀,困于檀溪边,危急关头,刘备向马儿呼救:“的卢,今日危矣,可努力!”那的卢马,竟从水中一跃数丈,飞上对岸。的卢马以自己的努力一跃而跻身三国名马之列。刘备入川,因庞统坐骑老弱,遂以的卢赠之。至落凤坡,庞统因坐骑的卢而被误以为是刘备,中箭身亡。此又坐实的卢“妨主”凶名。

骑兵打仗的画面很多。苏联红军和哥萨克匪帮,都有骑兵部队;电影《夏伯阳》,还有瓦西里,少不了骑马挥师的镜头。中国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一开始,是李向阳策马双枪,突破鬼子封锁。一般的情况是,“我们的大部队来了”,就会有骑兵。电影《南征北战》,大部队渡过大沙河,骑兵杀到,万马嘶鸣。过目不忘的,却是电影里,一匹落单的马儿,没人骑,自个儿从左向右,在银幕下方划一道下旋的弧,单骑掠过。

到了现代战争,电视里,听到美军“第七骑兵团”的番号,作为美陆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的刀刀部队,它最先进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。有军事专家说了,那个“骑兵团”,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“一人一马”骑马作战的骑兵,而是指机械化步兵部队,有装甲运兵车、坦克等作战和运输工具,是取代了马匹的机械化精锐作战部队。

喜欢马,与战争有关,但是,马也反战。因为战争,马儿与人生离别死;战争中,死了不少人,也死了不少马。影片《战马》里,人与马儿依依不舍,马儿对人不断回望,马与马之间的感情真诚自然,催人、催马泪下。

《季风中的马》,说过这样的话——你不想去的地方,马不可能把你驮去;但你想去的地方,就必须得马驮着你去。



访常州东坡居士藤花旧馆

邓名

古巷深深旧馆藏,藤花犹带宋时香。曾吞瘴海南迁泪,终浣清河北岸裳。竹柏影中寻笠履,梅苔芬上认诗行。一蓑风雨平生志,满壁龙蛇今古芳。鹤语恍传迁客恨,月痕长浸墨池凉。江湖何处非羁旅,天地此间存浩茫。槛外烟云随聚散,人间忧乐自斟量。欲询居士栖居意,星斗盈天枕月光。



前年冬日的一天,护理员小赵说南院左角墙外有一只瘸腿小奶狗。办公室两位00后小姑娘飞奔出去。不一会儿,羽绒服里揣着一只小奶狗回来了。胎毛未褪,小狗毛茸茸的,通身两种毛色——白色的身上分布着几块不规则的黑色斑点,尾巴和头是纯黑色。“就叫它黑头吧。”小护士说。“黑头难听,不如叫黑桃吧。”一名行政小姑娘接话。

名字起了,养下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彼时我们在一家开在社区的养老院工作,养只小狗的空间是有的,养老院也流行宠物疗法,但前提是温顺聪慧亲近人。

00后们来沪不足一年,无亲无故,看似开朗,其实都藏着一颗想家的心。两个小姑娘把爱倾注给黑桃,把它当成亲人。她们给黑桃洗澡,用新毛巾擦身体,洗后一个人抱着,一个人拿吹风机仔细吹;查找附近的宠物医院,定期带黑桃打针,还记得要发票找我报销;在黑桃到处小便时忙不迭地拿去拿拖把,小心翼翼看我一眼。我哭笑不得,颇有感慨。爱教会人承担责任。有了爱就有了动力,同时也有了软肋。这些被父母娇养长大的孩子本无所畏惧,为了黑桃学会看人眼色。

黑桃在两个小姑娘的宠溺下日渐活泼。长着长着,腿竟然自行恢复,活蹦乱跳。一双黑黝黝的野葡萄一样的水润眼睛望着你,真诚和热爱从眼睛里溢出来,让人有种错觉,以为下一秒它要开口说话。这个柔软又不设防的小东西实在太讨人喜欢了,大家你买磨牙棒,我买宠物玩具,自然而然地宠着它。有几位阿娘常常省下早餐鸡蛋,

黑桃和琳

偷偷投喂黑桃。一位偶然来看望外婆的小姐姐爱上它,每周必来养老院报到,还专门送了一条刻有“黑桃”名字的宠物项链。冬去春来,黑桃逐渐脱去幼态,长成一只伶俐的小土狗。黑色的折耳垂在脑袋上,把每一位进出养老院的当家人,热情地摇起尾巴。人们喜欢站在黑桃前评头论足。有人说很少见土狗了;有人说聪明是聪明,可惜有点丑;也有人担心它会不会咬人。黑桃换牙那段时间,的确会撕咬,报纸细细碎碎地咬了一地,还喜欢追着人的裤脚跑。

养黑桃至7个月,养老院门外不知不觉

我幼年寄住在上海顺昌路。上小学上中学,几乎天天走过与顺昌路交叉的永年路。

永年路不过是条小马路,仅数百米而已,顺昌路的几分之一,被顺昌路截为东西两段。不上学,永年路我也是会因各种原因走一趟的。它是露露天设摊的菜市,路不宽,挤满了青菜萝卜、肉案、鱼盆、鸡蛋鸭蛋篓子。四面八方的市民拎菜篮围到这里,上半天熙熙攘攘,烟火气极浓。午后便消停了,冷冷清清——那时没有夜市。各种摊子还在,虽然没有货品,却各据上午的摊位。沿街似看不到一座文艺设施,俨然与艺术无缘。其实是有的,像是藏匿了。

东端那座“民乐剧场”,附近俗称“四十间”(不知何以叫出这么个名字)。门面很小,没有霓虹灯闪烁,连剧场招牌在印象里都若有似无,路人多不会在意这里蹲着一座剧场。门内也简陋,没有座椅,一排排长条凳,每排容一二十名观众。剧场虽小虽陋,倒有点名气。看准剧的上海市民不晓得它的人少。大名鼎鼎的淮剧艺术家筱文艳正是从这里唱出去的,不少名角来这里演出,号称“淮剧麒麟童”的何益山即是一位。他带戏班到了民乐剧场,家父亲去看望,还带上我,他俩是知交。那天何益山先在剧场后台楼上留我们晚饭,饭后请下楼去看戏,订好了前排最佳座位。那时我年幼,不知看的什么剧目,留下极深的记忆是,何益山和妻子、儿子同台,分饰剧中人物老

夫妇及儿子,戏内戏外同为一家三口。我觉得稀罕、有趣。以后儿子何筱山(亦作何小山)也成了名角。“四十间”带动了周边市民的“江淮戏”爱好——那时大家叫它江淮戏。我住的那条小弄堂,人们在门口纳凉,有几回围起来唱得热闹闹,出众的几位票友彩唱。徐姓男子饰《打金枝》的驸马郭暧,近乎专业;饰《辕门斩子》穆桂英的那

永年路上艺术履痕

陈老萌

位,扮相俊俏;另一位演的是苦情戏,唱得台下泪水涟涟。与东段民乐剧场的寒酸不同,永年路西段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,都称“上海美专”,煞是气派,三层洋楼,门楣横着蔡元培题写的校名。然而与民乐剧场一样,它在永年路也不显眼。校门开在顺昌路,仅一小段围墙沿着永年路,后来围墙边盖了一溜民居,学校就名正言顺不归永年路了。

上海美专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,学校业绩载入史册,学者称誉,它的校史顶半部中国近代美术史。或任教或求学,进出此校的名家,一串一串:如雷贯耳的潘天寿、黄宾虹、李毅士、贺天健、林风眠、朱屺瞻、丰子恺、潘玉良、吴弗之、程十发、陈秋草、李可染、蔡若虹、蒋兆和、庞薰莱、关良、吴大羽、蒋兆和、张充仁;美术教育家吕凤子、美术理论家滕固、音乐家谭抒真、

摄影家吴印咸、作家倪貽德和叶灵凤、翻译家傅雷、电影明星赵丹、电影美术师韩尚义、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万籁天,诗与画、编与导无所不能的许幸之……数不胜数,实实在在地挂十漏百。且不列入徐悲鸿,他出身美专,就读却在迁址永年路之前的老校。当年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“人体模特风波”也与此地有关。丁聪父亲丁悚参与过美专筹办,家住永年路西端拐弯的黄陂南路,想必丁聪无数次走过永年路。著名女作家赵清阁,求学美专期间曾在永年路租居栖身。又一名女作家茹志鹃回忆,她不是美专学生,但一度住在永年路西段天祥里,她的女儿王安忆在文章里误记成沪语谐音的天强里。

上海美专办学四十年,坐落于顺昌路,永年路约三十个春秋,1952年迁并至无锡,那里彻底移作市民住宅“大新邨”。上海的弄堂通常狭窄拥挤,这里有块空旷场地,新中国成立初期,文娱活动频频,露天电影或搭台演出(我观看过越剧《盘夫索夫》;于我们儿童而言,玩游戏“官兵捉强盗”,实在是理想去处。几十年后,一位读书人办了个“凤鸣书店”,租用美专校门遗址,名噪一时,诚然与永年路关联越来越远。

如今永年路已成过往,老住户的后人是否知晓,短短永年路曾经有过一座民乐剧场,有过一所上海美专呢?我是梦游过好几次的。



马到成功 (北沉香雕刻) 高春雷

幸福

半是丰盈

我曾经对2025年说:“有生活,就有幸福,来日方长。”

2026年来了,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它说什么。生活不易,幸福难

寻。可是,有生活就有幸福的希望。不缅怀过去,不妄谈未来;生活在当下,细品琐碎中的美好,便是幸福——这是我对2026年说的。



2026年是骤然到来的。那2025年呢?我不敢细想。河边的柳枝居然还有些叶子,绿中带着金黄。我猜想,它们是在留守吧。

想起年前一个分享会,因一位诗人的诗集而至。那天,人不少,有真正爱好者,有捧场的,更有附庸风雅的。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真的喜欢,这个年纪了,不必讨好谁,也无需欺骗自己,只需守住内心那条底线。

那天阳光明媚,古琴如流水,周遭的浮躁也沉淀了去。摆放在桌上的诗集仿佛在发着光,那是它的灵魂在说话。我的致辞不敢超越它,必须是真诚的,用了匍匐、虔诚等字眼,有点用力过猛,其实,我是对自己说的。会后有人告诉我,我的眼里少了平时的温柔与随和,有点严肃。我哪管别人怎么认为,与其言不由衷,莫如不言。文学是我自我救赎的良药,来自有缺憾的童年,那是一间黑暗的屋子,缺少一双温暖的大手揽我入怀。现在想来,父母忙于工作,无奈中疏离了幼年的我,于我却成了内心的痼疾。记得一个梦:夜,风雪交加,一双厚实有力的手握住了我,我的心一下就靠岸了。那双手就是文学!对文学,我怎么能不感恩。

2005年春节,收到石楠老师一幅画,那是一朵婉约的荷花,清朗的品格如光,书房一下就明亮了许多。想起之前那次笔会,我们玩着手拍手的游戏,指尖的温度还在,心灵的感知穿越了时空,从此,相互关切的时候,成了彼此日常的一部分。她本可以凭她的成就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,可她却作出了舍弃,用自己所有的稿酬助力文学薪火,她达到了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。但她又是那么平常,甚至更谦卑地活着。那朵莲花不就是她吗?我眷恋与她相处的时光,更常常挂念着她,并在自愧不如中节制不堪的欲望,修正着落俗的迷惘。我几乎把石楠老师当作心底的一方镇纸。

新年的第一天,和蚌埠的金萍通个电话,她说前不久回了趟老家的小学,参加母校举办的“五十年的跨越”专题活动。怀远一个偏僻的小学校,因为传播她的作品,居然留住了文学的火种。学生们高举着手,争着说自己的家人都读过她的书,他们是榜样……那一刻,文学不是神话,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。

2025年12月31日晚,“文学·中国”跨年盛典如盛宴,那是为每位爱好文学的人准备的。你若坚守,它就是你的。寂寞乃文学的本质,孤独更是文学的灵魂。过去的一年,我写的作品不多,却历经坎坷,他们说有点尖锐,尖锐就尖锐,也要矢志不渝。如此,才是一个作家不可弃的良知。

新年的第一天,翠翠来电:我喜欢你的文字,我想看到。文字就是这样,它可以很大,大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;它又可以很小,小到有人告诉我,我就喜欢你的文字。其实,如果你是真的热爱,那你就应该为你自己而写。晚上,散步苏州河,河面波光粼粼,那么大的半马苏河公园,我只遇到几个人。我想,我和他们是一样的,内心一定有个坚守,而我和他们又是不一样的,我记着自己藏在岁月深处的使命。

致敬深邃的岁月

郭翠华

十日谈

家有宠物

责编:沈琦华

我们跟当了几天家庭新成员的它告别,它两眼望着我们,我的心里不是滋味,老伴眼睛湿润了。请看明日本栏。